

努力寻找生活这把锁的钥匙

陈彦

Z 委员笔记

大美新疆行记

李岩

对于大美新疆的向往，早已不限于纸画乾坤和音视频频功效，十余年来更因“文化润疆”的工作需要而多次往返南疆、北疆，但每次对于166万平方公里的那一片神奇土地的探寻，都会留下未曾到访的遗韵，期待着下一次的行走。

此次，6月25日至29日，随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围绕“加强新时代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专题调研，我看作是一次特别的机缘。虽然短短5天时间走访了石河子市、阿克苏库车市和喀什地区三个区域，横跨南北疆，却依然收获满满，委员们带着欣喜和回甘余味返回各自的工作地。

适值亚欧博览会召开之际，又有作家李娟《我的阿勒泰》影视剧同期播出，到访的人群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和后来途经的库车、喀什聚集流连，一片人气浪潮，喧声热闹，顿觉各族民众交汇的热情与温度一下子升腾起来。寥寥数日，大美新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里人情怀蔚然成风。石河子市第三小学是一所书法教学为特色的学校，几幢教学楼和校园路均以书法名言为标记，通过传统语言文字的潜移默化地学习，为各少数民族儿童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八年前我曾因工作关系专门到位于喀什地区的疏附县托克拉克镇中心小学（这个学校有名是因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访），实地考察由中国出版集团援建的书法教室，看到学生们用书法墨韵刻写着传统文化的痕迹。时隔多年后石河子第三小学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按照中国传统书法流变的历程，即篆书、隶书、楷书、行书来安排小学一到三年级的书法教学，我们在现场看到三年级的维吾尔族小姑娘书写的隶书，字迹工整，线条流畅，大家不住地称奇。这种以通用语言文字特别是传统书法线条美感和寓意来表达并推广的语文教学方法，深得总结集纳，这种以小手拉大手，以孩子带动家长浸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有助益。

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八个一”系列活动（练一手隽秀好字、过好一次重要节日、践行一套礼仪、体验一段研学旅行、参与一番艺术活动、承袭一门民间艺术、欣赏一段传统曲艺、掌握一门体育技能），这些融情实践与人文情怀，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在拥有广袤国土和多个民族的新疆，增强各民族学生们的中华文化认同，已然蔚成风气。

那里有优秀作家艺术家的超级影响力。我们可以在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的文字中时时感受到他对新疆这片热土的深情厚谊。著名诗人艾青《年轻的城》对石河子新城由衷的赞美生发出美丽的诗句在当地妇孺皆诵，名响数代。号称“南余（秋雨）北周（涛）”的周涛先生的大散文抒发了对俊美山河、神奇土地的丝丝情愫，特别是女作家李娟的新书改编的电视剧引发全国各地民众的极大热情，使阿勒泰一夜之间成为今年夏天的超级旅游目的地。还有王洛宾等音乐家的歌曲，冯其庸先生对玄奘出境处红其拉甫山口的探研和一系列西域诗词扩展了新疆的历史文化张力，由此可见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的影响力之大。我的朋友王刚、邱华栋、韩新安等当代知名作家艺术家们，从不讳言新疆对于他们成长的特殊意义。在他们眼里，新疆之大美而不言、神奇而不宣，不到新疆，一定是人生的某种缺憾。

那里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中的神奇沃土。无论是北疆还是南疆，吐鲁番、高昌、龟兹、和田、尼雅、喀什、精绝、克孜尔石窟等等古今神奇的地域，均为汉唐兴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热土胜地。张骞、班超、班勇、鸠摩罗什、玄奘等名字背后蕴含的文化交融、民族交往的生动场景，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让地下的文物活起来”的推动下，正在广袤的神奇沃土上以各种方式展示着迷人的魅力，我们熟知的新疆文物考古所原所长、著名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近期刚有一本新书《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在三联书店推出。我很想带着这本新书重返新疆，王先生这部带有考古遗迹和历史现场感的学术大作，会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到大美新疆的特殊历史地位，更愿意在这一片热土上数度逡巡，流连忘返，而不觉夏日之燥热、时光之流逝。在喀什，常能看到这一句话：不到喀什，就不算到了新疆。而到了喀什，热情好客的各族民众总有理由劝你驻留数日。

走马疆城，寄望山河，新疆真是一个好去处。（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



近读比砖头还厚的英国作家拜厄特的《巴别塔》，甚至看到了小说中对许多名著无尽的评论。还有先后读了两遍的《追忆似水年华》，感觉那就是一个可以盛下万千种食材饮品的大餐盘。只要你觉得心中的架构是需要，世间万事万物就都能进入长篇那磅礴而欢腾的“鲑鱼洄游”般的混沌景观。当然，不是胡拉乱拽的废物堆砌与“杂草丛生”。任何作品的构筑，在无尽的延伸中，都是需要自己清晰而有边界的规制匠心的。我还有一些写作的雄心，那是因为生活库存里锈蚀的老锁，还锁着一些尘封的记忆，我在努力寻找这些老锁的钥匙，但愿未来还能从那里取些东西出来。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本文为《陈彦文集》总序，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



是你想说的那个意思了。有那决绝离去者，是恨不得“剁了手”才退场的。

好在我没有剁手，也没有离场。年近半百那阵儿，突然有些焦虑、恐慌，觉得自己想说的很多话都没说出来。从少年时期，到青年、中年时期的许多生活库存，都几乎没有开启。那段时间我在重读梅尔维尔的《白鲸》、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包括我们自己的“四大名著”，我是被那些长度所深深吸引。更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完全读懂这些名著，只是按名人的指引，读了而已。到了那个年龄段，我突然想搞明白一些东西。我发现作者在长篇小说中竟然可以那么大段地描写在舞台剧中绝无可能的内心活动，或进行意味深长的情景描述，甚至可以好几页地引用动物生命习性叙述、历史记载、科学考证、宗教原文等。尤其是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者甚至可以如此时空自由切换，人神离奇往复地写出七代人的孤独宿命，我便开始了这种文体的实践，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了五部，且都比较大，长得还算过瘾。

我没有觉得任何一个作家是可以模仿的，包括各类技巧，如同书法一样，可以临摹借鉴，不好守着一个王羲之或颜真卿就写一辈子。每个生命都有一种独特的样貌，我们只需要懂得这种独特性的价值意义，去寻找自己的活法而已。我始终在告诉自己，按自己的活法活、照自己的写法写就行。我们可以把触角伸得无限长，也可以博采万千气象的花蜜，但也须明白，再再锦绣灿烂的文学华袍，披在自己身上也未必就时尚、现代并华贵了。我们得剪裁好适合自己穿着的衣服，合身、舒服、自在就好。写作真的是没有一定之规，我最

远去的村庄

任启亮

清、找不见了。当然还有一些没发表的作品，在反复退稿中，折磨得连保存手稿的耐心都失去了。

戏剧创作几十年对我的磨砺最大，这真是一个苦差事。首先得弄懂衣钵这个词，因为戏剧历史悠久，卷帙浩繁，不解剖成批的遗存，是无法进入堂奥的。我个人以为戏剧难在结构，每句道白、每句唱词、每个舞台动作，都是结构的一部分，还别说大框架、“主脑”情节和“毛细血管”一样的无尽细节了。当这些构件都有机结合起来，戏就浑全了。一旦单摆浮搁着，无论你个别指甲、眉毛修剪得如何美妙，这部戏基本都是“散黄蛋”。而这些构件的训练，也影响着我的其他创作，甚至包括大散文。戏剧不仅结构最要人命，对白也需要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就知道是谁在发言。如果说一晚上，都是作者在摇唇鼓舌，不管你他，戏就成了白开水。过去讲无奇不传，现代剧场，你把上千号人集中到一起，去看你讲故事，唱世事，稍不精彩，便见观众不停地“抽签”离席。每走一个人，作者心里都像针扎一样难受，要是一走一群，再形成“一窝蜂”的席卷，你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剧作家这个行业坚持到底的，不是很多。原因是太苦太累，有时一句唱词磨半个月还入不了辙。既是创作者也是匠人，并且作为匠人，我看干的纯属撑船、打铁、磨豆腐之类的苦活儿，我的家乡就把这三行列为“人生三大苦”。因此我在小说《主角》里，把给戏行“打本子”也列了进去，人生算是有“第四大苦”，不过更小众一些而已。这活儿不仅累在熬更守夜、千修百改、“一人难中百人意”“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更难在太受人牵制。如果你很“弱势”，就谁都敢改几句词，甚至动几个情节、细节，剧本搬到舞台上，有时已完全不

较低矮，全是草房，没有规则的分布着。很少人家有院墙，都是大门直接朝外。记得姥姥家三间坐北朝南的房子由成家后的大舅和二舅住，对面两间姥姥带着三舅和三个姨住，旁边还有一间更加低矮的小厨房。走出房门向东是庄稼地，向西跨几步就到了别人家门口。

除了村后的苇塘通向一条河沟之外，还有一个不大的水塘，夏秋时节水很多，冬天有时没有水，有时塘底还有少量的水结着一层冰。水塘边、小路边、门前屋后种满了树，有柳树、杨树、槐树、泡桐树，还有枣树。村子南边有一口水井，供全村人生活用水；东边是一个打麦场，庄稼收割后，要在这里晾晒、脱粒，然后把秸秆垛起来，供冬季喂牲畜。

姥姥家的村子就是我们那一带村庄的缩影。我们村与姥姥家不同的是村庄位于山坡上，每家的房子因地势不平有些高低错落，其余没有多大区别。

从我家到姥姥家也是10来里地的路程，只是与姥姥家方向不同。姥姥家是西北方向，大姨家要沿着山根一路向北。大姨家的村庄比较大，从后山的山洼里一直连绵到河边，为多个姓氏杂居。我们村和姥姥的村子都是同姓同宗，连村庄的名字都与姓氏连在一起。

走遍家乡方圆百里，已找不到皖南那样历经一两百年甚至始建于明清时期依然保存完好的村庄，也看不到那些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的深宅大院、书院祠堂，白墙黛瓦和雕梁画栋，几乎连一间像样的砖瓦房都难得一见。

家乡都是土坯房，泥土垛墙，麦秸草苫顶，房屋低矮灰暗，门窗四面漏风，雨天满院泥泞。这样的房子，能够坚持几十年就不错了。

村庄的面貌与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关系密切。我的家乡之所以贫困落后，恐怕与它地处黄淮平原有关。这里本来是黄河故道，历史上由于洪水泛滥，黄河无数次决口、改道，带来庄稼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此外，这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很多大仗恶仗仗仗都在这一片土地上演，人仰马翻、腥风血雨、朝代更替，老百姓难得休养生息，哪有条件置地建房，村庄的破败简陋不可避免。

家乡尽管贫穷落后，却人口密集，村庄密度很大。隔不了三四里路就是一个村庄，有的村与村几乎连在一起。姥姥家周边就分布着四五个村子，这些村庄大小规模不等，大致情形相似。村与村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农田庄稼交错，人员走动频繁。

从我家去大姨家，经过的两个村庄，顺着山的走势连绵三四里路。两村之间由一所学校连接，为难得一见的砖瓦房建筑。学校旁边设有供销社合作社，出售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学校的高台下面，靠路边有一棵老槐树，不清楚何年何人所栽，只知道树围要4人才能合抱。尽管树干中间已经空出一个洞，人可以钻来钻去，依然年年葱绿，树盖遮天蔽日。我每次去大姨家路过这儿，都要停下玩耍一阵。

儿时的村庄留给我的记忆是快乐和美好的。每当清晨，公鸡的叫声唤醒了熟睡的人们，也唤醒了遍地的树木小草，村子

Z 烟火人间

清明节回老家，到姥姥和两个舅舅的坟前烧点纸钱，寄托思念。姥姥和舅舅都是火化后，葬在村庄旁边的农田里。

姥姥家的村庄距离我们原先的村子只有10来里路的距离。20年前我老家的村子拆迁，弟弟妹妹多住在原址新建的居民小区，从三弟家开车出发，穿过一个工业园区，再跨过一条准高速路，只要10来分钟，就到了姥姥家。

村庄还在原先的位置，只是向四周扩大了不少，村子西边的几棵松树还在，东边的杏树林早就不见了，村后的苇塘也变成麦田。房子比过去高了，也宽敞明亮了，一水儿的砖瓦房，有的还盖起了二三层的楼房，水泥路通到家户户的大门口。

进了村子，完全与过去不一样的感觉。但原先村庄的面貌总是在眼前浮现，也常常想起小时候来姥姥家的情景。

姥姥家的村庄不大，也就十几户人家。村庄的地势比周边略高一些，房子都比



村景 姜黄东 摄